春秋詩話

春秋詩話卷之三

南海　勞孝輿　阮齊撰

引詩

引詩者引詩之說以證其事也事主也詩賓也然如斷獄焉詩則爰書也引之斷之而後事之是非曲直錙銖不爽其衡則又事為賓而詩為主知引詩之詩為主可與說詩矣序引詩

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其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

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類作同類說意味深長孟子所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即以宋詩作證確甚切甚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

鄭忽守正兩辭齊昏此獨行君子之所為也竟使析脇之禍移於孫桓豈非自求多福哉小儒好以成敗論人遂咎其守小節而失大援抑何其不樂與人為善也小序於扶蘇蘀草箋詩指為刺忽者不一而足甚至詆為狡童獨何心歟抑何見歟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

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議論之奇納諫之巧不必更言妙在天然城字引用確當古人讀書有用如此

荀息不食言里克弑卓子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於此可悟詩之可以言處却在謹言

齊侯使管敬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受下卿之

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惠公在秦謂韓簡子曰先君

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

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

背憎職競由人

天人之理曲盡幽微惜彼昏之不悟耳

宋人伐曹討不服也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

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毋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臼季薦冀缺於晉侯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殽之役秦大夫請殺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政

此可與楚子不築京觀合觀一善於居功一善於處過可見秦楚二雄皆深得力於詩者桓文豈能及此此秦誓所以與典謨並垂不朽歟

趙成子言於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秦伯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以是知

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三引詩各有至理孟明之有顯而易見子桑之有遠至貽謀可知薦賢者慶流子孫則蔽賢者毒流後世矣識見極高議論極大若秦穆之有乃至以用人之貽謀及祖宗微哉微哉非神明於詩而不泥其解者豈見及此

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

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左傳多事後儒會然其論以敬爲主自是名言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
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
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賢君憂勤惕厲如此此秦之所以
日大歅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
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女何故
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討人難以免

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兩引天字以言禮禮有天禮爲有本天有禮天不落空古人斷理精細如此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羊斟何足責責以無良者所以罪華元之失人也

上會諫晉靈公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

之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亡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會於欑函狄服也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文王猶勤句振起庸人無限情氣天下學人皆當銘之座右誦一再過

晉師救鄭鄭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今楚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若何必楚仲虺有言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以養晦爲攻昧另一解也

邲之役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

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是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用中行伯君信之亦用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士會獻狄俘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
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
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
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
此武子一則家訓君子喜怒以已亂是學問中語弗已
則益是閱歷中語皆從詩得來可見當時名卿醞釀之
深醇也
鞍之役賓媚人賂晉師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
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

而曰必質其毋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兩折晉人三引詩以暢其說皆中情理詩可以言信矣

巫臣將取夏姬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

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戲言不宜直斥借桑中一詩作談柄吐屬更雋

楚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位字說出如許鄭重遂將詩人謹肅官箴之言看出聖人愛惜名器之旨凡百有位其敬聽之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

敬乎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

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亾無日矣

傷心之語幾於下泉之痛哭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

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

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

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

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楚人伐莒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

蒹葭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逸詩如此類識解高絕雖零金碎玉令人把玩不忍釋

夫子豈忍刪之或謂詩之自軼或傳之者之失之非夫

子刪之也此說近理

衛侯享苦成叔傲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

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傲可以亡家柔能致福名言可作紱韋

鄢陵之役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論戰之道而通於神明說迂遠矣然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事殊而理則一也

齊姜氂初稼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乎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兩引似迂而切似詭而正波瀾湧起可見古人詩情

祁奚之舉君子謂其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有字似字切當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逸詩

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

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姑從楚以紓吾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八字深情若揭魏武父子古樂府擬之不盡

吳伐楚喪養由基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偶然口頭語亦引詩以實之想此二字當時已為成說可見此時絃誦有素詩作典用久矣

范宣子以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兩人各稱詩以贊揚其美足見古賢相知心處俱從詩書中印證自非世俗標榜惡習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

戒不虞子張有焉

生在敬戒子張之憂患深矣名言可佩

子産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引詩基字實落樂字透徹安得不動人

衛獻公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

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視君不如弈棋後世六朝五代臣子都從此安身甯子其不祧之祖哉噫

宋左師合晉楚之成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焉向氏欲攻司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鄭子展使印段往會葬楚靈王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

有

當時每有國議議者輒引詩以折之而議遂定此即漢人引經斷獄之旨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鄭伯有強使子晳如楚子晳怒將攻伯有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

傳中屢引此詩可想春秋惡盟之旨

子產壞晉館垣晉謝不敏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辭字是鄭國安身立命處亦是子產一生學問經濟處引詩一證分明見辭之所繫甚鉅正非徒為輔頰舌之成

北宮文子相衞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一濯字也孟子以喻仁左氏以喻禮俱能見其大體此

意以說詩何患不觸處皆靈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

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

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令尹子圍弑楚王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

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

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

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二句詩長人多少厚道增人多少氣力故知當時名卿熟於風雅常存此二句在胸中天下豈有難處之事

叔弓聘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叔向曰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齊景公繁於刑市有鬻踊者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曰踊貴屨賤齊侯於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踊貴屨賤四字驚人省刑固其宜耳

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逸詩似五言古率直有味

宋寺人柳有寵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於女亦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
况遠人誰敢歸之
講兄弟處惻惻動人可知霸主之術非純任威也
孟僖子至楚病不能相禮將終使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
矣
一補過便可則傚然則過曷嘗負人哉詩語鞭策庸人
不少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
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

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

子野論石不當言而言叔向又贊子野之言爲君子言於是引詩無數言字相爲映發覺得一篇文字花團錦簇左公文情勃發時有此種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昭子言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周公不享魯祭語有餘悲乾侯之事兆於此矣

齊侯伐徐楚子閒鄫氏之亂遂取鄫氏二月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遂盟賂齊侯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匪風下泉詩人怨痛左氏至此亦無限悽惋大抵霸者亦救時之道至於無術生民所以憔悴於戰國歟

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歎曰蔡其亾乎若不

亾是君也必不忠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始即位
而卑身將從之
子大叔相鄭伯如楚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曰老夫
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
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
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
齊侯禳彗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
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甚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
回亂民將流亡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
路寢公歎曰美哉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
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諸公也薄其施之民也
厚公厚斂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坐此室者而問其有此者誰發想奇甚分明勸酒長星
無聊之極矣當時世卿之強其上未嘗不知而往往付
之無可如何其臣雖賢如晏子叔向亦坐視而難挽蓋
積重之勢至於如此國愈大則其禍愈酷齊而田晉而

三不待戰國時可知矣此春秋惡世卿所以示後世以尾大不掉之患也

厚施小惠不可以言德而民已歌舞之則民之當時憔悴虐政可知矣引詩巧合亦與上二詩德字相映發

晉魏舒合諸侯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大夫之強橫如此時事可知矣

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以復父仇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詩曰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
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
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子胥鄖辛怨同而報異忠孝各行其是而已然君命猶
天之言大義衍發凜凜斯理絕精不得訾其忘父仇也
若乘君之厄而下石則忠孝且兩傷矣余嘗論子胥稽
紹所行不同其人皆有血性然以鄖辛王裒相比則二
子未免有慚色引詩拔精蘩容垂不迫符堅於險深得
詩意自是英雄人本色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
衛衛人不許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粵雅堂校刊

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引詩遄字涉佗成趣搖曳多姿

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與鄭師遇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衛出公再奔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

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右引詩七十五則通前解詩共一百零八則自朝會聘享以至庶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臺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余嘗伏而讀之愈益知詩爲當時家絃戶誦之書凡周家之所以維繫八百年之人心醞而釀之以成一代之風氣胥是物也今日六經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蓋自尼山論定耳若當時易象春秋僅藏魯府學士大夫猶不得徧見之若禮樂則太常工瞽乃有專司俱非可以誦讀而稱引也可以誦讀而稱引者當時止有詩書然

兩雅堂校刊

傳之所引易乃僅見書則十之二三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觸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閒所呻吟也豈非詩之爲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浹洽之者至深遠而無涯哉蓋嘗私揣諸經有遂於理者有嚴於法者有束於事者惟詩獨深於情當其情之深也止有一往不自知其爲理爲法爲事之所在而理與法與事固已悠揚曲折一一具於其中此文武周公之教所以入人而無人非詩人無地非詩景無言非詩聲蓋至幽厲既傷而後曹檜既亡以還天下陵遲敗壞至無可如何而學士大夫騷人怨客猶得稱引以舒其憤悶之氣而寫其無聊之思則詩之教可知矣余

故摭拾左氏之引詩而見文武之造周焉

春秋詩話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春秋詩話卷之四　　嶺南遺書

南海　勞孝輿　阮齋撰

拾詩

傳中多軼詩皆左氏拾而出之者也雖然風雅之墜地久矣左氏體聖人之志傳春秋以繼詩之亾則三百十一篇皆拾也夫豈惟軼詩余故因左氏之所拾而容拾傳中所有之韻語以暢詩之流以補詩之闕而極詩之變焉蓋天籟之發觸而成聲凡有韻可歌者皆詩也其體凡十有一因傳所名而區之曰賦曰誦曰諷曰歌曰謠曰箴曰銘曰投壺詞曰繇詞曰諺曰隱語序拾詩

賦一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鄭莊公母子相見之賦

悠然母子之愛一樂字中無限悲痛可歌可泣不堪回首矣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築蒲屈城爲晉獻公所讓而賦

三句連韻是柏梁做體

誦二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城濮之戰晉文公聽輿人之誦

此卽今人卜口卦所自始輿人無心之誦說出新舊二字適中晉文之疑此天籟之動於自然與人事相感發

也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疑有此術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臧武仲師敗於邾邾國人誦之

武仲在魯有聖人之目此一舉也獲朱儒之譏焉用聖人爲哉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輿人之誦忽祝忽詛子產若非久其位則孰殺之語爲終身病矣危哉故知火攻一道亦是下策何今之傳舍其官者甫得京兆五日亦矜言猛烈也直是不怕殺耳

謳三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城者之謳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華元使驂乘答謳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城者復答謳

宋人歌謠好以貌寫人尤莫奇於此謳以睅目大腹而多鬚之人形狀魁梧至於棄甲寫出令人發笑答謳佯爲不解以獸掩羞鍾評所謂滑稽得妙頑鈍得妙是也至又謳眞咄咄逼人矣安得不驅而去哉吾粵人好歌往往以花月之辰登臺倡和語襍俚雅互爲嘲譏多比興之體嶺右人聽之哂爲蠻俗豈知此風始於春秋時哉采風者可以觀矣

澤門之晳賓興我役邑中之黔賓慰我心宋築城者之謳

不斥其名曰晳曰黔衆目所見隨口而吟其情如見

歌四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聲伯夢中歌

楚語離奇幽豔蒲之從荒邱鬼嘯暗室燐青矣聲伯讖

夢中占之遺卒後人所以有靜寐匪禎札闓洪庥之書

乎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有人矣哉　又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

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南蒯鄉人

謳

恤恤湫攸古奧若不可解而爾削浮淺之形如見後歌殷勤開導語意深厚居然風詩之遺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衛太子過宋聽野人之歌

謔太虐矣歌者快口聞者刺心遂使衛人父子三代禍亂相尋者此歌兆之釁也

景公死兮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萊人之歌

此哀悼公子之失所也音調悽絕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齊人責魯稽首之歌

皋緩也魯人緩答齊之稽首故齊邾二國高蹈來此會

則以魯人恃其儒書之故也國之壞也儒書亦足生憂周禮在魯乃爲病矣周公之衰一至此哉

謠五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獻公滅虢之謠）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文武之世童謠）

此讖所自始也杜元凱曰童齔之子未有念慮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有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可有益於

世敎孫月峰曰熒惑星不見必下至民間化爲童子而言後來之事羣兒從而傳之聖人屢採之以誌興亾不得以左氏爲誣矣杜言理孫言氣附記之以備參攷

箴六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辛甲

虞箴

此箴最古風雅先聲也漢揚子雲極力摹倣僅得其貌便已雄視餘子古人之沾丐後人豈淺鮮耶

銘七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讒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宋正考父鼎銘

此聖人家箴也詞繁而不殺極寫恭字此與商頌曰自古又曰在昔又曰先民同意俱是鄭重恭謹不敢少有輕忽之思也明德之後有達人遂爲萬世之師鼎之食報豈僅饘粥餬口已哉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禮至滅邢而銘其器之詞

投壺詞八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晉侯投壺詞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齊侯投壺詞

有聲有情齊君晉君角勝於酒肉之場如是如是

繇詞九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懿氏卜妻敬仲繇詞）

儼然正雅之音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晉獻公卜立驪姬繇詞）

詞古奧而理深邃爲焦氏易林濫觴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卜徒父筮得蠱繇）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

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史蘇之占

占驗之詞從後觀之疑爲傅會然古人累世守一官終身名一藝專精之至可以通幽何怪其言之如神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孫文子卜追鄭繇詞

此衛定姜所斷繇詞也所謂我往彼亡卽依此解齊女二人皆有絕世聰明邃於易理而穆姜宣淫不足道矣

諺十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諺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諺

此卽易所謂負且乘致寇至是也

粵雅堂校刊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晉士蔿引諺

二語和平可以銷人怨憤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虞宮之奇引諺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鄭子家引古言

二諺所喩俱近取諸身指出絕妙道理古人喫緊爲人之意閱歷深者自知之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此諺無韻可叶然連類引譬深得比興之情可作詩觀也優孟耕田歌亦無韻大抵音節之妙自有詩情讀者聽絃外音可也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此齊伐鄭孔叔引此諺請下齊喻既不能強則但當安於弱病不可悍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意亦如此而四韻天然相叶四句意亦相接豈同是古諺而各述之歟然不可攷矣

贈語十一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軍中

隱語

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畣詞

右拾詩三十五則體裁不一語鮮成章然其味悠然而長其色幽然而若如鼎彝鈇蝕而古色照人者精彩四射而光芒日夕晤對可見古人之氣味故採入詩話以

與嗜古者共商之

春秋詩話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嶺南遺書

春秋詩話卷之五

南海　勞孝輿　阮齋撰

評詩

自談詩者有詩品詩式詩格詩法於是唐宋間人詩話汗牛充棟矣其中論聲病談法律別體裁不啻人擅陽秋家懸月旦而詩之源委訖無定評愚嘗謂李杜二公千古知己文章亦復齊名而東北一方無從長晤若天作之合晨夕數過則樽酒所論必有可觀今觀吳公子所論乃知千古知音已有定評可無憾子期之不作耳敘評詩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
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

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茂有加於此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按自見舞象箾以下屬容無聲可譜故用見字此無關於詩止因評樂文相屬故全錄之

右吳公子觀周樂一節評樂也何曰評詩曰在札爲評樂在傳爲評詩卽傳曰評樂而吾則以爲評詩也何以曰評詩蓋樂與詩存則樂爲有聲詩樂亡詩存則詩爲無聲樂樂與詩一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歧詩樂而二之也然皆古人之迹耳古人不傳而樂傳札僅得以耳見古人古人不傳并樂不傳而詩僅存吾安得不以目聽古樂哉雖然耳與目亦無厠也必執耳目以求古人而傾耳而側目曰古人在是古人許我乎其不爲小序之鑿空與諸儒之臆說也

與有幾而後乃今知說詩之難也惟公子以至聰之耳至明之目而運以古人之心得之於神遇之於幽不覺其津津道之皆有以見古人之眞面目眞性情也今之說詩者苟如其評以求之不爲耳毉不爲目礙斤斤不以心爲師或可介公子以見古人也余故序春秋詩而殿此以爲詩評

春秋詩話卷之五

譚瑩玉生覆校

春秋詩話後序

乾隆辛未春栢園張司馬權丞佛山書訊彼都人士之能文者予以故友勞子孝輿對司馬就其家得春秋詩話五卷序而行之噫孝輿胡為而有此書也哉雍正庚戌詔修一統志予與孝輿與輯粵乘孝輿負奇忤物與同事不相能遂拂衣去而家無擔石總裁曾太史佑人憐其才薦之饒平邑宰饒平在萬山中旅食無聊爰托筆墨自遣積成此書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孝子忠臣勞人思婦之情三百篇盡繪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燕享贈答恆托以寫其情孝輿壹鬱不自得又托於托寫其情者以寫其情嗚呼其可哀也已孝輿才

峰秀逸文采葩流此書拈斷爛之朝報展肆好之襟期實兼征南匡鼎之長世有子雲定當賞識而忌者或欲投溷故孝輿不輕示人非司馬孰從而知之近代憐才闡幽稱中郎牧齋二公要欲得同調者為羽翼以樹歷下弇州之敵故亟取青藤松圓以張其軍非真有所愛于徐程也司馬與世無競而於孝輿此書心契而雕鏤之此真憐才闡幽者非二公比也孝輿生平懷才落拓與世齟齬薦鴻博再試不遇吏夜郎勞瘁以死遭遇雖厄于生前而著述獲闡于身後不可謂非孝輿之幸矣順德友人羅天尺序

右春秋詩話五卷　國朝南海勞孝輿阮齋撰按先生事迹具見阮通志本傳暨吳雁山孝廉文集七先生傳中七先生者乾隆初元吾粵舉博學鴻詞先生暨許遂車騰芳韓海曹憤鍾獅蘇珥七人也孝廉稱先生神鋒儁朗令龍泉邑人思之建勞公書院畢節有鑄局涖任者卒滿載去先生則兩袖清風如故也是書體例鶴徵錄言之已詳且謂先生才氣豪放學亦博贍殆並重其人者歟先王詩教入人最深春秋時去古未遠故情往如贈興來如荅矢口成聲原有天籟自鳴之致先生隨手掇拾各以類從若以游戲出之而業已上下千古經部中無此書也純用本色說經鏗鏘匡鼎解頤得無類此至如晉人執衛侯一條引

司馬長卿賦長門爲證且云橫致千金稍涉猥鄙又如原田每每一條引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爲證亦覺擬不於倫然白璧微瑕未足爲全書之累先生沒後張柏園司馬刻之顧中多脫誤如匏有苦葉作匏葉瓠葉亦作匏葉僖公作禧公魯頌作魯誦叔于田作于田川池作春池開卷即灼知其謬者其他譌舛正多不知當時何以率易至此邇來流佈漸稀譚玉生廣文篋衍中有是書爰爲借鈔而重刊之丙午小寒後一日後學伍崇曜謹跋